

GEORGE R.R.
MARTIN



灰色一直是我最喜欢的颜色，它比黑白两色都有趣得多。

—— 乔治·R.R. 马丁

COYOTES

下

【美】乔治·R.R. 马丁 加德纳·多佐伊斯 / 编
小龙等 / 译

保罗·康奈尔 Paul Cornell

斯蒂文·塞勒 Steven Saylor

加斯·尼克斯 Garth Nix

沃尔特·乔恩·威廉姆斯 Walter Jon Williams

菲莉斯·爱森斯坦 Phyllis Eisenstein

丽莎·图托 Lisa Tuttle

尼尔·盖曼 Neil Gaiman

康妮·威利斯 Connie Willis

帕特里克·罗斯福斯 Patrick Rothfuss

乔治·R.R. 马丁 George R.R. Martin



THE
WORLD'S
GREATEST
LITERATURE

法外之徒

【美】乔治·R.R. 马丁 加德纳·多佐伊斯 / 编

小 龙等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ROGUES

Copyright© 2014 by EDITED BY GEORGE R.R.MARTIN AND GARDNER DOZO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BANTAM DELL PUBLISHING GROUP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6 Chongqing Tianjian Cartoon & Animated

Picture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4)第6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外之徒:全2册/(美)马丁,(美)多佐伊斯编;小龙等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6.1

ISBN 978-7-229-10177-0

I. ①法… II. ①马… ②多… ③小…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52485号

法外之徒(上下)

FAWAI ZHITU(SHANGXIA)

【美】乔治·R.R. 马丁, 加德纳·多佐伊斯 编 小龙 等译

出版策划: 重庆天健卡通动画文化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邹禾 肖 飒 唐弋滔

装帧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封面图案设计: 罗 烜

责任校对: 郑小石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豪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1230mm 1/32 印张: 27.625 字数: 678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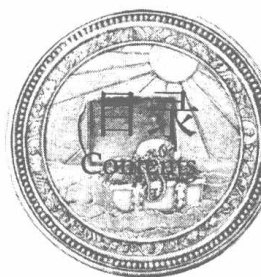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0177-0

定价: 76.80元

如有印装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更好的死法.....	保罗·康奈尔著	小龙译【1】
提尔见闻录.....	斯蒂文·塞勒著	小龙译【32】
一箱象牙.....	加斯·尼克斯著	小龙译【63】
龙舌兰里的钻石.....	沃尔特·乔恩·威廉姆斯著	小龙译【90】
虚无商旅.....	菲利普·爱森斯坦著	小龙译【119】
关于亡妻的奇特案件.....	丽莎·图托著	梁宇晗译【190】
侯爵寻衣记.....	尼尔·盖曼著	梁涵译【212】
正在上映.....	康妮·威利斯著	梁宇晗译【273】
闪电树.....	帕特里克·罗斯福斯著	梁涵译【334】
浪荡王子，或曰一位王弟的故事	乔治·R. R. 马丁著	屈畅译【401】

保罗·康奈尔

这个情节离奇、节奏明快的故事是保罗·康奈尔创作的间谍乔纳森·汉密尔顿系列故事的其中一部。乔纳森的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欧洲的“大博弈”时代^①，但当时的技术发展走上了与我们的时间线截然不同的道路，开发出了开启并操纵多维空间折叠的方法。这些故事就像让查尔斯·斯特罗斯^②来书写鲁里坦尼亚王国^③的传奇：汉密尔顿在故事中以赏心悦目的方式阻止灾难的发生，让人想起了詹姆斯·邦德的那些冒险——或者不如说像是波尔·安德森^④笔下的多米尼克·佛兰德瑞，因为多米尼克很可能是汉密尔顿的直系祖先……

在这个冒险故事里，汉密尔顿被迫进行了一场生死角逐，而他的对手跟他同样聪明，也同样危险——因为那就是他自己。

英国作家保罗·康奈尔是一位科幻及奇幻双料作家，同时也在这两个领域为漫画和电视剧创作脚本。迄今为止，只有两位作家获得过这全部三种媒体的雨果奖提名，保罗·康奈尔就是其中之一。他的都市奇幻小说《伦敦陷落》由托尔出版公司发行，其续作《分离的街道》也会在十二月上市。他为 BBC 电视台创作了《神秘博士》的剧本，又为 DC 漫画撰写过《蝙蝠侠与罗宾》的脚本。他如今正在为 Marvel 漫画公司的《金刚狼》创作脚本。他的短篇小说发表于《阿西莫夫》《区间》杂志，以及许多短篇小说集中。

① 指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对中亚控制权的争夺。

② 当代科幻作家，作品有《奇点天空》等。

③ 安东尼·霍普于 1894 年出版的《曾经的囚徒》中描写的虚构王国。

④ 美国科幻界的元老级作家之一。

更好的死法

克里夫登庄园是大不列颠最大的庄园之一。它坐落于白金汉郡的泰晤士河畔,在林荫大道不再流行的时代,正是这种地方仍然保存和使用已经过时的马车。在周围那片广阔的森林里,有一棵来自美国的大查尔斯树长成了宅邸客房的形状。森林中有一条紫杉小道,通向山下的一座船库,船库的坡道上用油漆标注着潮水最高的日期和水位。这条坡道经过两度延长,此时径直通向河边。站在宅邸内部,你可以越过花坛,看到朝两边延伸到极远处的地平线。这里曾经是洪水淹没的草地,如今则是阡陌交通的农田。另一边的景象正像是典型的猎场。那儿有一座平缓的山丘,让猎人易于发现猎物,两侧的树林则给猎物提供休息的场所。这儿有适合助猎者^①躲藏的地方。宅邸还有一座可以俯瞰院子的阳台,方便接受求爱或是观赏决斗。在一年中的某些时候,你会听到枪声,猎狗的叫声,还有发现猎物时的吆喝声,栅栏或沟渠都挡不住它们。人们经常在前院的排水沟边给猎物放血。



汉密尔顿经常身穿便装执行任务,他了解这种大庄园。如果王室成员想在宫殿以外冒险尝试社交生活,却仍旧需要保护,他们就会住到

^① 在打猎中负责将猎物赶出藏身处的人。

这里。那些在大博弈中几乎彻底失去灵魂，从而倒戈投诚的人也会被送到这里。类似的庄园为那些可怜人提供了坦白的场所，他们提供的信息会让局面恢复平衡——尽管原先的动荡就是拜他们所赐。像汉密尔顿这样的军官，如果负伤或者搞砸了任务，也会在这里接受询问和调查。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像这样的地方，他往往不会来第二次。这些庄园就像一根沿着伦敦城转动的指针，而在那些便衣密探半生的履历里，总会在这些地方留下些糟糕的脚注。这些庄园就像是世间规律的物理表现，就像是刻在英格兰乡间土地上的一句巨大的格言。就算你的脸埋在泥地里，也能看得清那些字。或者不如说，那时候会看得尤其清楚。汉密尔顿发现，这个想法令他安心。但他还是没有做好送命的准备。

他在早餐桌上发现了那张邀请函：上面写着庄园的名字，日期正是今天。邀请函上用的是那种新字体，这意味着那些字并不是人手下写的，而是像上帝那样，将语言直接转化成了文字。他没法根据这点判断出什么，只有一件事除外：这样自信满满的举动可以证明，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事，掌控他的那些人仍旧坚信自己的地位和能力。

他拿起那份邀请函，却感受不到曾经体会过的期待，有的只是迟钝而顺从的恐惧。这就是他没能问出口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他的心里涌起一股毫无意义的无名之火，只是比从前的每一次烧得更旺。他知道他属于哪儿，但他越来越确信自己不愿接受这个事实。有归属这件事本身在他看来就是种冒犯，是不知身在何处的某个人施加给他的负担。他看着麻木的手指捏着的那张卡片，决定提出一个要求：他要向上级要求，让他去执行某个希望渺茫的使命。但现在这种任务恐怕只在封锁区才有了——如果他们对他不抱期望，那就肯定不会送他去那儿。但他依旧紧抓着这个念头不放，在穿衣和收拾行李的同时不断思考。可即便只是这样的希望，也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叛徒和懦夫。罪人没有资格向刽子手请求。他只能乞求。



但希望仍旧伴随着他。它发挥着效力。在准备的时候，他努力让自己保持平常心。他告诉自己，只有傻瓜才会以为自己能在克里夫登庄园得到应得的东西——即使只是让对方为这些年的辛苦向他道谢，然后亲切地道别。他确保自己不会抱有类似的期待。

此时他坐在驶向克里夫登庄园的马车上，向外张望。农田里看不见人影，牧场上也没有工人。这点非常奇怪。通常来说，他们会群聚在那儿，一边驾驶着庞大的收割机，或者赶着拉犁的马，一边向路过的每一辆马车挥手致意。汉密尔顿不清楚维护克里夫登这样的大庄园需要多少仆人，但恐怕起码要几百人。按照传统，这里的情况本该像那句俏皮话“每个人都有活干，其中包括到处闲逛，以防万一”那样。他曾经两度见到有军官在这里死去，而且就发生在田地里，远离闲人的耳目（其中一次看起来就像意外，而另一次他到死都会记得：就像自杀）。没必要把附近全部清空。不，他告诫自己：这不正是他在凯布勒学院目睹的那件事的放大版吗？他完全是在毫无理由地吓唬自己。

马车在车道的尽头停下，汉密尔顿钻出车厢，踩在砾石路上。他的膝盖一阵痉挛，差点儿摔倒在地。年纪大了。他很想知道他们有没有看到，但他随即告诉自己，他不在乎。但他在乎。他肯定在乎。他这才意识到，坐马车出行如今已经成了做作的表现——他完全可以走他在伦敦的住处的那条空间通道来这儿。而且他还带着手提箱，就好像他很不乐意回到这儿，就好像他需要穿戴整齐才能去吃晚餐。他是在用自己的行动做出声明。顽固的声明。就像他在凯布勒的那一晚所做的声明，就像他打算就此退出。这些领悟让他前所未有地愤怒。只有蠢人和罪犯才会做事不经大脑。看起来，他已经软弱到无法制止这种命运了。他沦为了那种屈服于头脑里的其他声音的人，那种屈服于痛苦、欲望或是自私，又允许这些威胁平衡的情绪在内心滋长的人，而且他直到这一刻方才明白……这份邀请函是为了将他引来，好让这栋宅邸里的大人物将他摧毁。而且他们有理由这么做。

想到这一点,他释然地露出了微笑。他们有理由这么做。如果他能够接受,那就没问题了。他带来了手提箱。他不会犹豫很久,然后不顾一切地赶过来归还,就像是个惊慌失措的大学生。如果他突然做了、说了、或者暗示了什么,但这些行为并不是出于他自身的意志,而是来自本该在他掌控下的另一半自己,那么他只需付出生命的代价,就能让平衡恢复原样。他没必要为此担心。

但那个念头仍旧不请自来:在眼下,那些能够掌握自己人生的人,似乎并不怎么重视平衡,不是吗?

这个念头就像一场可怖的死亡,正在前方等待着他。

如果说这个世界在诱惑他去搞砸自己的人生,那也是因为人人都习以为常。他犹豫起来,迟迟无法决定。在他看来,他的人生就像一座空中楼阁。

或许这个世界也即将死去。

或许在他这个年纪,所有人都会有同样的感想。

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会有人跟他感受相同,不是吗?

马车终于动身离开。他迈步向前,低头看着手里那只手提箱。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他发现自己的视网膜上浮现出命令。他要去的不是宅邸,而是森林。

他沿着曲折的小径来到森林边缘。天色阴沉,但森林内部的影子正以奇异的角度投射出来,就好像里面有人正在亮起一座舞台的灯光。

他走进了森林。

林间小径穿过一片倒下的树木——那些树才砍倒不久,但伐木工并不在附近。他驻足聆听。聆听自然的声音。他听不到锯子的声音,没有金属砍在木头上的依稀回响,也没有大型机械的噪声。这里静得出奇。

他来到一片林间空地的边缘。那种诡异的光线就是从这里照射过

来的。这儿就像是夏天，因为那道光是从头顶直射下来的。这里空气也更温暖些。汉密尔顿保持着神情镇定。他缓缓走进空地中央，看到了本不该出现在那儿的几棵树。他很想照规矩来，但他要面对的毕竟是早就把礼节弃如敝履的人。就好像他们抢走了他勋章的绶带，然后跳下了水井。他很想冲着他们大吼。但随后，他又为自己的想法心怀愧疚。

他对最高的那棵树说：“长官，您找我吗？”

就在几周以前，他受邀去和凯布勒学院的图尔宾碰面。汉密尔顿的上司正在学监那里做客，他要汉密尔顿去贵宾席跟他见面。在当时看起来，这件事再正常不过了——汉密尔顿也是凯布勒学院的毕业生之一。他像以往那样骑马去了牛津，把他的摩根马交给门房去操心。他在礼拜堂外驻足片刻，想着安妮：他无比思念着她。但他只要看着礼拜堂，心情就会愉快起来。他会为自己的镇定感到满意。在那个时候，他已经休假好几周了。他早就该明白，这段假期长得可疑。在那之前，他已经习惯了基层军官交给他的那些无关紧要的任务，而他们甚至不允许他回到龙骑兵队去，尽管后者正在苏格兰进行着永无休止的训练。他真的早该明白，他出于某些理由遭到了雪藏。

多年以前，正是在凯布勒学院那位学监的房间里，图尔宾首次走入他的人生，要求他身着便衣执行任务。他当时说，对某些人来说，所谓的平衡，也就是能够避免大国之间（还有他们遍布太阳系的殖民地）战争爆发的决定性因素，已经不再是对彼此军事实力的衡量，而是个人的道德，是他们的感受和内心。直到好几年以后，医疗神学家才开始研究存在于内心的平衡。图尔宾让他认识到了这种平衡。而从见到图尔宾的那一天起，那张满是种植皮肤的面孔就给汉密尔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基辅的小巷和津巴布韦淤泥充塞的战壕给图尔宾留下的纪念品。

但在为国效力数十年之后，汉密尔顿再次走进学监的房间，却发现

自己面前是个截然不同的图尔宾。他的面孔光滑平整,从前所有经历的痕迹都被抹去。汉密尔顿谨慎地未予置评。“今晚这群人可真有趣,少校。”他对着聚集在学监房间里的那些人点点头。汉密尔顿看了过去。如今回想起来,那正是他的平衡开始走向崩塌的关键时刻。

站在那些军礼服、晚礼服和教士领旁边的,是一头小鹿。

它算不上什么特别离奇的宠物。它的目光追随着谈话的双方,然后参与其中,它的嘴巴以人类的方式说出语句,令人惊恐莫名。汉密尔顿飞快地转过头,看到一块旋转着的半透明布料正在跟学校的牧师说话。附近有一根盘旋着的柱子……那其实是一群连续坠落的鸟儿,但并不是真的鸟儿,而是那些势力早已遍及太阳系的外来人经常炫耀的人造纹章图案。他猜想坠落本身才是意义所在,而不是……他很想称之为“装饰”……是为了表达出那种理念:团结一致,万众一心。那根柱子里放着一杯葡萄酒,那些不断坠落的图案以令人费解的原理支撑着它。汉密尔顿猜想那些奇怪的生物应该都是女性。至少他是这么期望的。

“这些在王宫里很流行,”图尔宾说,“每个人都能看出不同的寓意。”

汉密尔顿想不到合适的回答。他当然听说过这些东西。但每次他都会表示不屑,然后改换话题。英格兰的新国王允许甚至鼓励这种东西的做法,恐怕只是在继续令伊丽莎白蒙羞……他制止了自己的念头。他想到的那位可是女王,无论女王如何看待她的丈夫,都不是他有资格过问的事。

“你不喜欢这些东西?”图尔宾问。

“是的,长官。”

图尔宾思索了片刻,然后换了个话题。“我相信,博德利图书馆也已经无限化了。”

“那可真不错。”

图尔宾朝着转角点点头。“好吧，你觉得他怎样？”

他指着一个年轻男子，后者正和某个漂亮女子搭话。汉密尔顿最先想到的是，他很眼熟。然后他明白了。愤怒从那时起扎根于他的内心，再也没有离去。是那些被击沉的外来人战舰带来了那个男孩。那些战舰当然不全是用作炫耀的。抑或现在炫耀也成了一种作战的方式。

就像是看着他从未有过的儿子。他就像在看着自己的脸，上面却没有岁月留下的丝毫痕迹。有那么一瞬间，他忽然心生怨恨：他们夺走了他看到儿子时的那种感动。这也是诸多怨恨的开始。

头发更黑，身体更苗条，髋部比肩膀更宽。那个男孩没穿制服，却系着黑色领带，也就是说他们没能——甚至是不打算——让他加入军队。感觉就像面对着镜子。他们的双眼一模一样。他们四目相对之时，他不知道自己脸上是怎样的表情，但年轻版本的他却露出了微笑。那笑容里看不出半点恭敬，也算不上迷人。但汉密尔顿认得那种笑容。他压抑着怒火，知道那个男孩毫不费力就能看透他的心思。这一幕完全超乎汉密尔顿的想象。这次会面的保密工作一定做得很好，因为其他人都能看到他们两个站在一起。男孩显然早就知道了。这些都在他的默许之下。

他转过身，看着他的顶头上司，扬起一边眉毛。“那个女孩是谁？”

图尔宾迟疑了片刻，汉密尔顿对男孩的视而不见令他吃惊。“她的名字是普瑞希丝·纳辛^①。”

“她的父母喜欢与众不同？”

“或许这只是个 *memento mori*^②。她——”

“她是纹章院的人，我知道。”汉密尔顿看到了她那条丝质围巾的

① 原文为 *Precious Nothing*，字面意思是“无需珍惜任何事物”。

② 拉丁语，指死亡警告，提醒人们死亡终会来到。

颜色：说实话，想注意不到都难。

“噢，她是最近才加入的。她是位高级纹章官，但目前还在试用期。”

“因为他。”汉密尔顿惊恐地想到，居然有一位纹章官和那个怪物男孩有联系。纹章官负责决定血统的优劣，负责定义家族和国家。纹章院记录着每一个家族的族谱，根据纹章的细节做出决定，他们是在所有重大典礼和继承仪式时都会到场的权威人士。当然了，每隔几周就会有学院即将解散或者遭到废除的传言，因为他们总在寻找反驳这些新风俗的新方法，却一再失败。他们似乎总是在为国王陛下的偏听偏信而震惊。其中一些冲突甚至上了早报。但到了晚报出版的时候，那些新闻就都不翼而飞了。对汉密尔顿来说，这种公共媒体相互对抗的做法，就像是一个人在用拳头打自己的脸。这是种赤裸裸的亵渎神明的行为，正符合这个糟糕透顶的时代。

“你真的没什么话想对他说的？”图尔宾的发问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

汉密尔顿装作思索了片刻。“他的表现如何？”

“很理性。你从来都这么理性。”他并没有强调那个“你”字。

然后学监用勺子敲了敲玻璃杯，在场的男男女女——外加那幅错视画^①和那头小鹿——便到餐桌边用餐去了。

汉密尔顿释然地看到，年轻版本的他去了大厅远端的那张餐桌边，坐在离他最远的那一头。如果不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嗅着光亮剂的气味，在烛光中用餐本该是件惬意的事，但他看向大学生那边的餐桌，意识到缺了点什么。那儿本该有许多仆人走来走去，端来一盘盘食物，为来宾们斟满酒。他突然看到，一碟菜出现在某个正在口若悬河的年

^① 指用逼真的手法描绘，看起来像是实物的绘画，这里代指上文的人造纹章图案。

轻人身边,但那家伙看起来半点也不惊讶。汉密尔顿看向桌对面的图尔宾。

“隐匿服务,”图尔宾说,“已经有很多地方采用了这种服务。仆人们都在某个无限折叠中行走——实际上是现实世界旁边的一个空旷的分支世界。这是新引擎的又一项新用途。你得承认,这样简洁多了。”

汉密尔顿很不想赞同他的老导师提出的如此前卫的观点。他不由得思索,图尔宾那张光滑的新面孔是不是因为换成了年轻版本的他。但这当然不可能,图尔宾还记得过去的事,而那种嗓音也是他所熟悉的。图尔宾看到了他的表情。“一位便衣密探为我找来的,”他的口气就像是在说一辆马车,“等到各大强国发现,落在我们手中的那些引擎能让我们进入分支世界以后,王室认为我们有责任去绘制地图,以便找出那些开启的折叠通道通向何处。我们部队的狩猎队已经把每个通道都走遍了。”

这下我知道你们把我排除在外的原因了,汉密尔顿心想。他说:“他们也找到了另一个你?”

“是好几个。这具身体的主人跟我只有非常细微的差别。在身体上。他来自的那个世界里,我们的许多次冲突并未发生,因此才会有完好的一张脸。我们的人把他装进包里,等他们回来以后,再把他的大脑跟一条无限通道相连。就像在用小猎犬把地洞里的狐狸赶出来。等他的大脑离开以后,我再用同样的方法接入他的身体。这么一来,我应该还能多活几年。”

汉密尔顿发现自己在揣摩这句陈述的含意。看到那男孩的同时,他就把内心的平衡抛到了脑后,煽动性的念头也不由自主地涌现,因为在那时候,他并不觉得这么做有多危险:图尔宾的目的或许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为了多几年为国效力的时间,而是增加他在宫廷中的优势。现在他跟自己效命的那些人有了更多的相似之处。更别提他和同辈军官拉开的差距了。“如果分支世界以同样的方式攻击我们呢?”

“我们早就想到了。我们的世界似乎是独一无二的，至少在附近的所有分支世界里是这样。只有我们遭遇过外来人。或许那些外来人只在这个世界存在。就算他们真的在别处现身，我们也可以跟分支世界的不列颠达成协议，而不是去攻击他们。”

“再把平衡也扩展到他们身上？”

图尔宾抬起了双手。也许他没听明白，又或者觉得自己没有责任去回答。

“分支世界里的人，为什么年纪会比这个世界要轻？分支世界怎么会有……这个年纪的我？”

“他们说，这些世界成形的方式就像波浪。”

“就像这个世界的波浪那样，彼此干涉，从而创造出符合平衡的波峰和浪谷？”

“大概是吧，”他的语气又带上了对“平衡”这件事的不耐烦，“某些波浪落在我们后面，有些则在前面。”

“而且在另一些分支世界里，有说话的小鹿和柱状的鸟群存在？还是说这类事物终究会出现，只是有些世界早，有些世界晚？”

“两种说法都对。世界的种类多得惊人。”图尔宾身子前倾，仿佛希望汉密尔顿能理解他这番话的深意。汉密尔顿不禁庆幸带他们来的不是自己。“听着，那个年轻版本的你，他是其他世界的人里最先被带到这儿的。他的大脑还是他自己的。他是个完整的人，是个志愿者，来自某个跟这儿没有丝毫差别的世界。”

“除了那些外来人？”

“没错。”

“而且没有平衡？”

“是的！”

汉密尔顿很想知道，图尔宾会不会打算把他的大脑装进那个男孩的颅骨里。不过那样的话，他就没必要邀请他们两人在公开场合下见



面了。“如果说我们现在就能做到这些,那么我不知道——”

“我现在正在跟你私下谈话。仔细看看,你会发现我的语调已经激活了你的遮蔽装置。你没法把这些话告诉任何人。”看到汉密尔顿震惊的表情,他突然显得有些懊恼,“当然了,你也不会这么做的!”

图尔宾的礼貌似乎也随着新身体改变了。这点也让汉密尔顿震惊,就像是普通人突然听说了宫廷里的奇闻怪事那样。“如果我们拿到他们的引擎就能办到这种事,那些外来人难道就不能在封锁区开启通道,然后通过它袭击在白厅的我们?”

“问得好。各大强国正在考虑这个问题。一同考虑。”这句话足以让汉密尔顿明白,欧洲各大国家的宫廷正在进行相当紧密的合作。是外来人的到来迫使他们结成了同盟,因为如果太阳系的其他区域得到了这种新引擎,平衡也许就会出现动摇。他怀疑这一切的幕后有神在操纵。如果神真的存在的话。“目前的主流理论是,出于某种原因,那些外来人禁止了分支世界的使用。这是他们信仰的那种虚假宗教的原则之一。分支世界或许只是他们用作推进器的那种装置的意外产物,但目前为止,我们弄清楚的也只是意外产物,对引擎本身还是一无所知。”

“我们能利用分支世界对他们发起奇袭吗?”

“我们正在努力。”

这些话题终于像是汉密尔顿跟他的上司平时谈话的内容了。他开始为自己先前的反应而后悔,也渐渐明白自己会做出那些反应的原因,同时也恢复了自控。今晚这一幕无疑是在对他的品行进行考验,而且到目前为止,他勉强过了关。他的感受并不重要,这点和以往一样。

在晚宴剩下的时间里,图尔宾一直在打探他对各大国组成的“大联盟”采取共享防守策略一事的看法。他们的阵营每一天都会迎来几个

新成员。最新加入的是萨伏伊家族^①。甚至有传闻说土耳其人也想加入。汉密尔顿很想问他：这样该如何保持平衡？如果每个王国都站在同一边，结果会变成什么样子？在外来人和那些引擎对平衡造成致命冲击，并导致它崩溃以后，世界真的会像专家所说的那样，演变成某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吗？难道发生在他们周围的正是这种演变？他一直坚信，这样重要的时刻应该发生在隆重的场合，而不是在学监的住处，来宾之中还有野生动物的身影。还是说这只是钟摆一次大力的摆动，等到动力消失，它就会恢复以往的轻柔平稳？

但换了新身体的图尔宾完全没提到平衡，只有餐前的谢恩祷告时除外。汉密尔顿有些希望那些牧师能够挑起一场关于平衡的辩论。在先前和他的女仆亚历山德莉亚的闲聊中，他得知教会有好些不满的声音，下一届在约克郡的宗教会议将会对国王陛下以及他令人畏惧的大英联邦提出批评。但在这儿，他看不到任何迹象。这些牧师就像那位纹章官一样，非常享受这些新鲜事物。

在整场谈话中，汉密尔顿的目光始终定格在他的上司身上。他可不想在大庭广众下伸长脖子去打量年轻版本的自己。他继续装作无动于衷的模样，同时祈祷自己没有表现得太过做作。铃声响起，学生们开始离席，学监邀请来宾回到客厅去喝些白兰地。图尔宾声称他还要跟某个人谈话，然后自顾走开了。

汉密尔顿才刚刚走进客厅，那个年轻人就拦住了他。普瑞希丝跟在他身边。她的脸上興味盎然。谢天谢地，图尔宾已经走到了房间的另一边，所以不会有人做什么蹩脚的介绍了。不过汉密尔顿知道，他的上司眼下肯定正在看着他。他还是不知道图尔宾期待他做些什么。但如果这是场比赛，他就要赢。

“少校先生，”那年轻人说，“您不知道我有多期待这一刻。”

^① 指意大利的萨伏伊家族，该家族于1860年起统治意大利。